

編後絮語

韓思藝 本刊執行主編

乙巳年即將過半，世界依舊震盪不息。在此起彼伏的戰爭衝突中，無辜的百姓生靈塗炭，年輕的生命捲入了無明的爭鬥與無謂的犧牲，其背後的原因到底是正義與邪惡的征戰，還是驕傲與私慾從人心流溢到了世界。梁燕城先生在卷首〈中華民族文化自救之最後覺悟〉中指出：百年來，西方中心主義以強勢的殖民與霸權結構改造世界，他者的文化總被要求變得相似或附庸，而中華文明的獨特性卻往往被誤讀與扭曲。然而，歷史已證明，那些想要用單一體制與價值觀改造全人類的文化邏輯，最終導致對多樣性的破壞，引發文明之間的野蠻衝突。中華文化從不以擴張與征服為使命，而是以「和而不同」為精神內核，追求萬物並育、群體共生。無論是儒家「天下為公」的大同理想，還是《尚書》中「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」的治理智慧，都向世界宣講，真正的文明進步不在於利益的攫取，而在於對人性善根的涵養，對自然秩序的尊重。

本期專題對話「從海德格爾談到中西方的超越性思維」中提到，今天量子力學等當代科學已突破機械唯物論，重建了宇宙是整體相關、彼此流動的「隱涵秩序」。這與古老《易經》的「天人合一」、「生生不息」何其契合！中國智慧一向主張人應當與天地同體，與他者共契，於混沌不安的世界中，開顯心性中至善至仁的力量，去修復人與他人、人與自然、人與自我之間的裂痕。本期專題中，諸多學者從哲學、宗教到技術倫理，層層深入地指出了一個重要的觀念：當代世界最深的危機，並非科技之失控本身，而是人心的孤立與價值之空洞。當技術無德時，它必然反噬人類本身；而當人的靈魂失去了「敬畏」，權力便演化為統治的工具，理性則蛻變為冷漠的算計。在此語境下，中華文化關於「仁義禮智信」的核心價值，關於「內聖外王」的自我修養觀，依然閃耀著不可替代的時代光芒。如解啟揚從中國傳統思想傳統的一個側面反映從大同思想

到社會主義的思想邏輯。（〈通往中國社會主義的思想邏輯〉）喬飛則揭示了董仲舒三綱思想中的「天學」維度和背景，說明兩千多年前的儒家思想，至高之「天」是其思想得以產生的原點，了然於此，我們才能對先哲的思想有客觀的認識和理解。（〈論董仲舒「三綱」思想的法理構成〉）因此，我們需要在會通中西方超越性思維的視域中，祛除當今世界過分物化和世俗化的魅惑。

在同樣是充滿戰爭與動盪的年代裡，吳梓明發掘了民國時期陶行知所倡議的「愛的教育」。他認為陶行知的「愛的教育」雖然源於基督教信仰，卻是在中西文化之間尋求和創造綜合世界文化的結晶品。在當今動盪不安、方向不清的世界裡，我們確實需要一種真正適切中國現實社會處境的「愛的教育」。需要進一步指出的是，愛不單是人類的一種普遍情感，它也有本體性的意義。屈思宏在其〈大乘基督教永恆天人合一論〉中指出，愛上帝和愛人如己是一體兩面的關係，只有在「與基督聯合」的神學光照下，二元對立才會轉化為二元並立相即。這樣在整個超越而轉化的歷史進程中，人才能經歷有限與無限的永恆共存，形成持續不斷的天人合一。

本期諸位作者以堅實的學理、真切的關懷，在新宇宙觀與新文明格局中，探索人與天地、人與社會、人與技術之間的新型共生之道。當全球秩序處於劇烈的轉型與不確定性之中，我們更應有文化的自覺與信心。這種自覺，不是沉溺在古典的自我讚美，而是勇於在對話中辨識差異、在批判中回望初心、在創造中面向未來。我們相信，文化中國的根脈縱使歷經風霜，卻始終未曾枯竭；每一位學人、每一篇文章、每一份守望，都是在這條求索之路上的燈火點點，最終必將匯聚成照亮世界的一道文明之光。

謹以此，與讀者共勉。